

建盏为什么和宋代茶文化最般配

●吴芸芸 顾志洋

“紫玉瓏心——中国建窑建盏文化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品包括135件古代建窑建盏及相关文物。建窑,位于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以生产黑釉瓷器著称。建窑创烧于晚唐五代时期,兴盛于两宋,产品以碗类居多,文献称之为“瓏”或“盏”,统称为“建盏”。

建盏的盛行,源于宋代茶文化兴起。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和文化高速发展的时期,社会生活呈现平民化、世俗化和人文化的趋势。宋人不断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炼高雅的情趣,注重精神和意境的追求,为后世的 社会生活奠定了风雅的基调。南宋吴自牧《梦粱录》中记载的“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正是宋代文人闲适雅致生活的体现,点茶即为其中之一代表。

五代到北宋初年,点茶技法趋于复杂。斗茶作为穷极精巧的饮茶方式的标志,起源于晚唐五代时期的建州,时称“茗战”,是一种对茶和点茶技巧的评比与较量,讲究茶味、茶香和点茶过程中所产生茶沫汤花的变化。北宋时期,建州斗茶习俗已闻名全国。

北宋中期,时任福建路转运使蔡襄,对源自建州民间的斗茶习俗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并撰写《茶录》一书。此后,斗茶习俗逐渐登上大雅之堂,并先在宫廷和士大夫阶层传播,后逐渐深入民间。与此同时,建盏开始流行,成为与斗茶之风珠联璧合的风雅之物。

关于斗茶的流程,蔡襄《茶录》有详细记载,大体分为三步:第一步,研茶熅盏,将茶饼微火烤干,再用碾钵碾成细末,放入烘烤过的茶盏;第二步,调膏点注,以木炭煎清泉活火,再用汤瓶注入茶盏,调和茶末如浓膏,再轮番点注初沸之水,注水速度需急缓适当;第三步,击拂候汤,点注的同时以茶筌击



身着传统服饰的工作人员在展览现场展示点茶技艺。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紫玉瓏心——中国建窑建盏文化展”展出的当代建盏作品。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拂茶汤,使之泛起汤花,茶沫汤花紧贴盏沿,使之不退者称为“咬盏”,“视其面色鲜白,著盏无水痕者为绝佳”。

斗茶过程中,评定茶沫以“色白为贵”。与其他茶盏相比,黑釉建盏更能衬托茶色,让白色茶沫充分呈现。兔毫、鹧鸪斑、油滴等纹饰也让茶水焕发出明快的色彩,令人赏心悦目。

建盏的风靡,也与宋徽宗的喜爱关系紧密。酷爱文学艺术的徽宗,也精于茶事和建盏的研究,曾写下“螺钿珠玑宝合(盒)装,玻璃瓮里建芽香。兔毫连盏烹云液,能解红颜入醉乡”的诗句。大观元年(1107),徽宗作

《大观茶论》,文中对建盏的分类和功能进行了详细介绍。政和二年(1112),徽宗以建窑兔毫盏、惠山泉京太尉嘉瑞贡茶,赐予蔡京饮之。宣和元年(1119),徽宗亲自为群臣点茶,史称“天子布茶”。

城市作为当时的商业和文化中心,是建窑黑釉瓷器的主要消费地。建盏集中发现于福州、泉州、杭州、宁波等沿海城市遗址,主要是为了满足士大夫和市民阶层对高端茶器的需求。此外,建盏在其生产的鼎盛时期一度为北宋宫廷所用,建阳大路后门山、源头坑等窑址,均出土带有“供御”或“进境”铭文的器物,印证了建盏作为供御茶器的事实。

清照园里读清照

●陈文念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

中国文学史上颇负盛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曾在山东省济南市章丘明水古城生活过。夏日的明水古城充满着郁郁的诗意。城墙、房舍、庙宇、高楼、牌坊在夏日里构成了一幅空灵静谧的画卷。

走进百脉泉公园,只见绿树婆娑,楼轩巍巍。明水湖波平浪静,泉水如镜。墨泉、梅花泉、漱玉泉……群泉竞涌,诸泉相连,相映成趣。以潭、溪、池、塘为纽带,以桥、岛、堤、栈相连,银线串珠般连起自然景观与人文景点的百脉泉公园,千百年来倾倒了无数文人墨客——元好问、王士贞、蒲松龄、李开先等人都曾在此流连忘返,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佳词丽句。

李清照的故居,便位于这山明水秀、群泉荟萃的百脉泉公园清照园内。

清照园素有“园在水中、水在园中、景在词中、词在景中”的美誉。院落中,曲廊凹凸有致,四周垂柳轻拂,青松挺立。吟风榭、漱玉堂、金石苑、易安楼等建筑错落有致,环绕一方清澈透明的池塘,池内,漱玉泉、梅花泉等名泉滔滔汨汨,浪花飞溅,一派勃勃生机。在回廊曲径中漫步,左可观水流云间,右尽览梅花泉涌。

漱玉泉系梅花泉侧畔的一孔小涌泉,四周建有圆形的青石护栏,池底铺就鹅卵石。涌泉水色如玉,以磅礴的气

势,从地下喷涌而出,形似花蕾,声若隐雷,有“万颗珠玑时沸涌,一天星斗自空明”之奇观。相传,李清照当年常坐于漱玉泉边,端凝泉水,酝酿词句:“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她将自己的词集取名《漱玉集》,以玉质之温润明洁,比词体之温婉绮丽;以玉工之切磋琢磨,喻词家之斟酌推敲,得绝世佳句于世也。

在进二间走廊迎门屏风显眼处,鲜花丛中立有一尊风采卓然,超然绝世的李清照雕塑,面色从容淡定,端详着故居,从她那略微低头沉思的神态中,那读泉、赏月、观云的思绪天空如泉水涟漪,好像在构思酝酿着心中的诗章。池内的六只小鸭在漱玉泉浮沫涌翠的一圈圈涟漪中,追逐,追逐……此景让我不禁联想到李清照乘舟荡漾在碧波粼粼的湖中的情形——她一边欣赏着“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美景,一边吟诵着“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李清照就是在这风景如画,月色泉韵的地方长大的。这片泉韵秀水,见证着娴静婉约的李清照曾有过天真无邪的幸福时光。李清照生在一个官宦家庭,父亲李格非进士出身,博学多才,学问精深,是学者兼文学家,还是苏东坡的得意门生;母亲王氏也是名门闺秀,通晓文学。

在这样的成长环境里,李清照的诗词天赋发芽开花,惊

艳了北宋时期文人那如椽大笔。她的词作《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一夜之间震动京城。李清照同时代的学者王灼曾这样评论她:“易安居士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朱熹也称她:如此等语,奇女子所能,乃奇气横溢。

李清照的前半生可以说是生活在蜜罐里——少女时代无忧无虑,过着与诗词格律相伴的文学时光。青年与赵明诚琴瑟和鸣,归来堂里共述《金石录》的欢乐之曲。而暮年的李清照却已然体验了失夫家碎、再嫁离婚的苦闷,亲历了亡国的强烈伤痛,让她在深深的苦海里像一叶孤舟无助飘摇。此时的李清照,瘦弱的身躯颤抖如寒风中的枯草,无助绝望的泪眼盯向苍天。但,她仍以绝世的孤独跳了一曲完美的独舞——雄心抗世,以笔唤天。

在李清照诗词里,《声声慢》这首词是精品中的绝品,她凭着匠心独运的文学创作天赋,将这满心疼绪又抽丝剥茧般的细细梳理,笔走蛇龙,化愁为美,一鸣惊人。

此时,置身清照园中,我想,若李清照能够穿越到今天,她再也不会感到孤独了吧。且看,多少人沉醉在她的才华与愁绪中——络绎不绝的拜访者,无不走到刻着《声声慢》的照壁前,停下脚步凝眉细读,沉醉其中,思绪万千。我也再次沉浸于《声声慢》的情境中,穿越千古岁月,感受着李清照的“怎一个愁字了得”。思乡的雨,在她日渐苍老的心里咬出斑驳的伤痕,漆黑无眠的夜里,她独自清醒着、煎熬着……这首词的背后所蕴含的苦闷、伤痛、挣扎和追求,甚至是遍体鳞伤的无奈,我亦有所体会……

默默地背诵着《声声慢》,恋恋不舍地离开。回望她故乡的泉水涌流,方池半亩水盈盈映照出她高贵的灵魂,“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涓涓清清的泉水,映照着李清照执着坚毅、大节大义的身影,让人记住,在漱玉泉畔,有个立于秋风黄花中寻寻觅觅的李清照。

清气应归笔底来

——金石书画中的廉洁文化

●卢佳

箴言印,印面布有“日”字格,应属战国秦系古玺,简洁的四字印文内容,可谓古代士人规范自身思想行为的“座右铭”。清代吴咨的印章“清气应归笔底来”为随形章,语句出自唐代诗人方干的七律《雪中寄薛郎中》,印文线条婉转圆浑,印面布局疏朗,透露出宁静淡泊的气质。

展品中的《唐御史台精舍碑铭》拓本是反映当时监察制度和监察机构的珍贵史料。此碑立于唐开元十一年(723年),崔颢撰文,梁昇卿书丹,赵礼刻石,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据碑文可知,当时的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不仅设有监狱,而且狱旁还设有精舍,以期用佛法感化犯官。展品中宋高宗赵构颁行的黄庭坚行书宋太宗御制《戒石铭》,体现了对于官员廉洁从政、以民为本的基本要求。这些精彩的展品,成为观众认识和了解古代勤廉文化的第一手资料。

古代碑帖中,也留下了许多关于勤政廉洁文化的记载。

《曹全碑》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方名碑,立于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明隆庆年间出土于郃阳(今陕西合阳),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碑文结字匀整、风致翩翩,是汉隶中“秀韵”一路的代表。当人

们关注《曹全碑》的书法时,往往会忽视曹全其人和碑文内容。曹全在汉灵帝光和六年(183年)举孝廉,任郎中,曾随军征疏勒,有战功,后转任郃阳令。其门生故吏感其功德,为其立此功德碑。碑文提到曹全“及其从政,清拟夷齐……还师振旅,诸国礼遇,且二百万,悉以薄官”,大意为:到他从政时,清心寡欲可比伯夷、叔齐……(从疏勒)凯旋时,将西域各国所赠礼金悉数登录于官家簿册。

展品中的《昼锦堂记碑》拓本,由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撰文,“宋四家”之一蔡襄书丹,堪称佳话。韩琦(1008—1075年),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北宋名相,历经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欧阳修在文中写到,很多人希望获得荣华富贵后还乡置产,以显赫声名倾动故里,而韩琦的志向却在于为百姓谋福,为国家建功,他不以夸耀富贵为荣,反引以戒。全文含蓄隽永,迂回起伏,发人深省。

碑帖文献里体现的清明家风,也值得人们品读和思考。东汉《杨震碑》拓本册中的主人公杨震因“暮夜却金”的故事为人千古传颂。杨震(约59—124年),字伯起,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官至太尉,是汉末名臣。《后汉书·杨震列传》中记载,杨震到山东赴任,途经昌邑时,曾得到过自己推荐的县

宋代茶文化在东亚地区的广泛传播,开启了以建盏为代表的黑釉盏对外输出的历程。北宋晚期以后,随着海上贸易的蓬勃发展,建窑瓷器逐步输入日本和朝鲜半岛等国家和地区,并对当地的茶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尤其在日本,建盏与其茶道文化的发展关系紧密。据考证,南宋时期,日本僧人在浙江天目山研习佛法期间使用产自建州的建盏饮茶,后将之带回日本予以推广,备受推崇,建盏因此成为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符号。

目前,出水建盏的情况仅见于韩国新安沉船、韩国泰安马岛Ⅱ区沉船和日本仓木崎海底沉船。而中国近海沉船出水黑釉盏多为东张窑、磁灶窑和遇林亭窑的产品,时代集中在南宋中期至元早期。可以看出,受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海外贸易低谷期影响,以及建窑自身烧制成本、产量、消费人群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建盏在当时并不是大宗的外销产品,可能是一种具有相当稀缺性的“宝物”。

日本是建盏的主要输入地。21世纪以来,在日本博多湾海底及博多遗址发现了数量不菲的中国瓷器,其中就包括建盏。1323年,一艘从中国开往日本博多的商船,途经韩国西南端的全罗南道新安海域时不幸沉没。船上货品具公私兼有的贸易性质,共出水瓷器20000余件,其中68件建盏均为宋代传世品。彼时,建窑已停烧黑釉盏,这些已被元朝人弃用的建盏、吉州窑盏、赣州窑柳斗罐等宋人用茶器,出现在开往日本的新安商船上,与元朝江南地区点茶法、传统腊茶的衰落,日本镰仓时代禅宗寺院的兴盛、武士阶层的崛起及“唐物”需求的空前扩大等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宋元时期,受建窑制瓷工艺辐射和产品风格的影响,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生产黑釉瓷器的窑业群体,集中分布于闽北、闽东以及江西、浙江和安徽等地。主要窑场有武夷山遇林亭窑、福清东张窑、延平茶洋窑、建瓯小松窑、光泽茅店窑、松溪塘场窑等。这些窑场既吸收了建窑瓷器的工艺和特色,同时也拥有自身的独特风格。建窑的工艺技术对日本的制瓷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著名的“瀬户烧”即为仿烧建窑的产品。

“一盏一世界”,欢迎跟随展览走进建盏的广阔天地中,领略土与火锻造出的璀璨文明。

●赵磊

近年来,基于数字时代传播逻辑而引发的文旅网红现象屡见不鲜,出现了很多文旅“爆款”。不过,突如其来的“爆款”,也容易随着网络热度的消散而渐渐悄无声息。如何让“爆款”持久?近年来,文学在文旅融合中的成功实践,或可为我们带来有益启示。

文学蕴含的情感价值源于真实生活,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和治愈性,其背后的创作原型无疑会令人心生向往。在不久前热播的剧集《我的阿勒泰》中,镜头下的阿勒泰远离尘嚣,无尽的自由感和豁达感浑然天成。一部剧带火一座城,慕名而至的游客使阿勒泰成为风靡全网的旅游打卡地。这样的意外收获,离不开原著的文学“母本”价值。作者李娟自幼生活在阿勒泰地区,独特的生活经历让她以深入传情的笔触原生态再现北疆风物。多年来,李娟一直怀着真诚纯净的心书写自然和生命,她的作品通常内核明净、人物快乐、情感真实,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创造出纯净明朗的世界,以温馨简洁的方式慰藉人心。李娟笔下的阿勒泰,生活快乐而率真,感情简单而热烈,意境开阔而深远,让人感到舒适从从容可望可及。今年5月以来,大量游客涌入阿勒泰,是为看雪山草原美景,更是为寻找心中那个“桃花源”。

文学带动旅游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文学能够触碰人们的记忆密码,传递出精神力量。一部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必然将源于生活的丰富情感铺垫在细节之中,人物的塑造、场景的呈现、故事的建构,都是入心入情的精神雕琢。当文学中的场景复刻到现实,并再次被人触碰时,原本潜藏多年的情感,也会透过时间的窗纱穿越而来,这种意识层面的愉悦对于长途跋涉的心灵之旅,无疑是一种必要的精神慰藉。

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开成绚丽的电视剧《繁花》后,迅速解码时代风貌,打开一段尘封已久的金色年华,唤醒了一代人的珍贵记忆。开播数日后,上海人民广场商圈搜索量大涨,由“考据热”到“打卡热”,除了出镜率极高的黄河路、和平饭店、外滩27号等地标外,其他商圈和景点也不同程度的走红。文学中的饮食男女,既有人气又有吸引力,强劲带动旅游消费升级。置身文学和影视投射出的现实场景,人们蜂拥到“至真园”回味宝总吃咻商场的传奇,去“黄河路”吃排骨年糕缅怀宝总和汪小姐充满遗憾的爱,漫步“浙江路钢桥”,品尝“凯司令蛋糕”,体验的是代入式的、有剧情的人物关系和人间情谊,感受的是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热火朝天的奋斗氛围,回味的是时代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文学可以敏锐捕捉到“时代”和“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将饮食男女、人间烟火与山河岁月、时代变迁融为一体。每个人都能通过文学找到自己的梦想,从而拾获面向未来的勇气。这样的旅游热,因《繁花》热而起,更因人们探寻内心深处力量而持久。

经由文学的灵感激发,人们还可以创造出丰富多元的主题空间,再融合现代虚拟技术,让城市变为穿越时空真切可感的“梦境”,从而创造出新型文旅业态。马伯庸小说《长安十二时辰》一直有不少忠实读者,改编为剧集后,西安顺势而为,打造了全国首个沉浸式唐风市井生活街区——“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让游客在千年古都开启旅游新体验。步入街区大门,游客仿佛回到1500年前的长安,可以身临其境地“做回唐朝人”。该主题街区从建筑、软装、节目、人物、故事、音乐、器物、餐饮等各方面全方位还原唐朝市井文化,营造出“全唐”概念的艺术场景,让游客体验到无处不在的长安烟火和大唐盛世气象。“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与大唐不夜城、大唐芙蓉园、大慈恩寺、大雁塔等特色旅游景点连成更大的唐文化空间,实现了文学带动影视、旅游、商业同时变现。

以文学造境的尝试近年来也屡见成效。茅盾故乡浙江桐乡乌镇,因2023年“中国文学盛典”系列活动而打造了中国文学嘉年华。不久前,冯雪峰故乡浙江义乌神坛村也创造了文学热景,一个专业性文论颁奖活动办成了别开生面的“庙会风”仪式,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小小的村落里人山人海。努力将文学的种子播撒在繁华都市、乡村小镇、偏远边陲,为这些地方印上鲜明的文学标识,形成流动的、开放的、互动的文学空间,让游客充分感受文化熏陶和思想浸润,是各地文旅开发出的共同经验。浙江绍兴依据鲁迅小说描绘的场景修建了鲁镇景区,陕西商洛吸收贾平凹小说中的文学元素打造了棣花古镇景区,俩景区为游客提供了一种“如入书中”的体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在文学耕耘的精神绿地中找到久违的心灵家园,让文学的审美和形象通过现代传播媒介,转化为无远弗届的精神力量,从而激发起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越是好的文学作品,越是淬炼人类经验思想,越可以跨越时空、流传千古。这样的作品,与当下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需求相结合,便可释放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文学以其隽永可以为旅游持续供给“热传递”。与此同时,旅游业的发展又会以其他形式“反哺”文学,为文学提供向外辐射的新动力,使文学和旅游在融合发展中不断追求文明的高度与时间的永恒。



清气应归笔底来(篆刻)

吴咨(清代)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廉洁,自古以来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鲜明的价值取向。在我国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崇德尚廉、廉为政本、持廉守正的思想源远流长,同时也留下了丰厚的廉洁文化遗产。

古往今来,廉洁基因不仅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也凝聚在一件件文物之中。由西泠印社、浙江省博物馆主办,中国印学博物馆承办的“印信勤廉——金石与书画廉洁文化主题展”日前在浙江省博物馆举办。展览以文物为载体,以廉洁为主题,将思想性、学术性、知识性有机结合,讲述古代金石书画中的勤廉故事与其中丰富的文化内涵。

印章作为从古至今的一种仪式化凭证,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注重诚信的优良传统。古代玺印与文人篆刻中言简意赅、内涵丰富的文字表达了修身养德的价值追求。战国时期的印章“思言敬事”为



“平旦清風”隶书七言联(书法) 沈曾植(近代)